

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

方子春 宋苗

1

走进新宿舍，我们来到二层那个简简单单的一居室门前，轻轻推开半掩着的门，我轻唤住在这里的胡宗温阿姨。宗温阿姨曾是北京人艺的台柱子，近几年因肾病一直在透析，身体每况愈下，但她的嗓音还是那么洪亮，待人还是那么热情。从我们一进屋，这位九旬老人就忙开了，我真怕她有个什么闪失，赶忙扶阿姨坐下。

宗温阿姨先问我妈，再打听我姐：“你妈好吗？她可怜，眼睛看不见了，唉！小鹿，你姐姐还好吧？对，斑比，你姐姐，小鹿斑比……”

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不觉进入了正题。我们不停地谈了两个小时，老人因病不能喝水，上午去医院输了液，手上还留着保护针眼儿的创可贴。我不觉中拉过阿姨的手轻轻握着，看着她，看着这个因耳朵不好一直让我近些、再近些的阿姨。我心里有些后悔，为什么不早点来看看阿姨呢？她不光能让我对人艺有更多的了解，她也是真正的一代名伶，我敬佩的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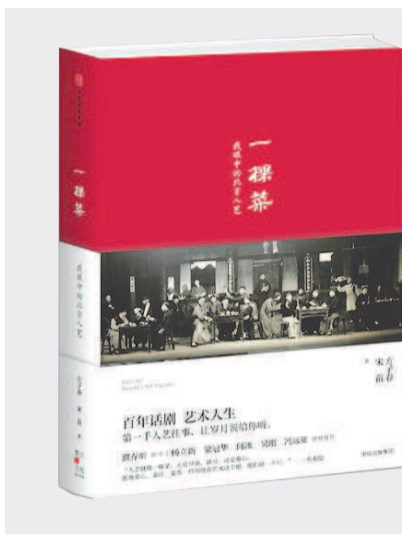
胡宗温是安徽黄山人，她父亲去世时母亲才三十多岁，上有婆婆下有六个孩子，两个女儿、四个儿子，无法生活。姑娘们怕母亲改嫁，就想让她进育婴堂。当时她有个堂哥在北京做官，就将她们全家接到家中。堂哥挺好，可嫂子嫌她家人多，八口人，一桌子饭，负担不小。所以自家哥哥们很小就做了学徒，当时她三哥还在尿炕呢。

男孩子爱淘气。有一次哥哥们气得母亲要去姐姐家。当天晚上突降倾盆大雨，电闪雷鸣，又是红闪又是白闪。她母亲讲：“你们看，红闪是照妖精的，白闪是照人心的。”四个哥哥听了以后，扑通就跪下了，宗温阿姨吓得钻进了被窝。虽然那个说法是有些封建迷信，可宗温阿姨真怕雷。在《雷雨》中鲁妈让四凤发誓不再见大少爷一幕四凤哭着跪下说：“今后我再见他，让雷劈死！”话音未落，一声雷震惊四座，炸到四凤心里，她本能地吓出了声。为什么这震撼世界的雷声与宗温阿姨的表演如此相得益彰，如此动人心弦呢？就是演员在此时借鉴了生活中的感受，她想到了母亲要离家时的红白闪电。表演时忘掉了本我，真听、真看、真感觉。要想感动观众，首先要感动自己，有时演到这观众席里也会发出本能的尖叫声。

宗温阿姨说自己文化底子不好。在家她最小，原本书念得挺好的，结果跟姐姐去了武汉，书就念不成了。宗温阿姨五六岁时得了猩红热，那时没药吃，耳朵发炎，脑袋肿得老大，小棺材都买了。她大哥日本留学过，认识日本大夫，大夫说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将耳膜敲破，放出脓血，母亲抱了她一夜，总算命大活了过来，现在耳后还留有洞疤。以后就成了半聋子，只用一只耳朵听话。阿姨说着侧过头来，让我看她左耳后面那个深深的洞。

这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这么个半聋的女孩用了多大毅力，才成为中国话剧舞台上不能不提的名伶呢？

宗温阿姨十七岁时，她哥哥到西安的上海银行分行供职，后来受西安事变的影响，又辞去了职位，回来组织了民间的抗日救亡团体。当时胡宗温刚上高中，在学校里只知道抵制日货，看见学生们在游行，非常感动。哥哥问她：“你愿意做亡国奴吗？”她问：“什么叫亡国奴？”哥哥



北京人艺，这座经历了60多年风霜，不减生机的剧院，至今依然保持专业精神与谦卑之心，不断向观众输送着新鲜的艺术养分。通过记述，作品展现了知名、长盛不衰的经典剧目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更是一本艺术大师留给后辈的甘苦谈，每一位大师几乎都倾囊相授，讲述他们心底对艺术与人生，方方面面的知识和经验。

讲：“就是骑在你背上。”她马上说：“不干，不干。”哥哥讲：“不干就跟我走。”于是就参加了民间的救亡团，后来被收编到演剧队。

2

“我大家庭也过过，有封建的意识。苦日子也过过。记得在山西巡回演出时，住在庙里，四大菩萨、八大金刚、雷公电母，拿着火轮照妖镜，我吓得要死。男同志特坏，尽讲鬼故事，外面狼群呼叫，吓得晚上不敢出去上厕所。”宗温阿姨有这样丰富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她对郭沫若、老舍、曹禺的作品就比较能理解。宗温阿姨的话语拉回我的思绪，她不慌不忙地从头说起：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这样组成的，有李伯钊领导的北京老人艺（东北人民文工团），里边有李德伦、欧阳山尊等人；有国共合作时陈诚和周恩来任职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演剧队人员刁光覃、朱琳等人；有刘仁领导的北京祖国剧团的地下工作者夏淳、孙道临、蓝天野、苏民等人；有华北大学的学生林连昆、李婉芬等人；还有从大后方来的方瑄德、耿震等人，他们穿过封锁线来到北京；还有杨薇、苏丹也从香港来了；业余的也不少都是学生，这里边有董行佶等人。

“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凡是演话剧的都凑一块儿了。我是演剧二队的，因演剧队是抗日宣传队，90%的人都是中共党员，因此曾在山西被捕过。1949年前，北京有个同志暴露了，拿我们党的信笺给人家用，人家查着了，说你们队里有共产党，结果上了黑名单的同志都撤退到了石家庄。我们能演戏的没让走，蓝天野、苏民觉得我们都挺好，演的农村戏有意思，虽然摸不清是哪条战线的，于是就想要把我们发展成党员。

“1949年要过年时，我们在良乡。后来东北人民文工团建制中的音乐、舞蹈和话剧分开，成立了各自的专业团体。从此走上专业化、正规化的道路。”

这时我问：“这是不是说，北京人艺就只演北京的戏呢？”宗温阿姨回答：“郭沫若、老舍、曹禺三人对北京人艺的贡献都不小。说到北京人艺演老北京的戏，是和老舍分不开的。先生给人艺写戏，也来看戏，经常带着女儿来后台，和自己人一样。老舍是旗人，北京出生，长在胡同，生活清贫，是一个平民作家。毕业后当老师维持家境，所以笔下的京城人物栩栩如生。

“你看，于是之也是北京人，家里也很穷，他演曹禺的戏就差，演老舍的戏就好，演城市贫民惟妙惟肖。刁光覃家，河北人，在北京东安市场开绸缎铺。林连昆是福建人，落在北京前门卖茶叶，字号庆林春。董行佶也是福建人，他演的寇准特别好。这些都和自身分不开。”

接着宗温阿姨又谈了演《山村姐妹》金雁这个角色的情况。那时她四十多岁了，要演二十四岁的舞台人物，怎么办？只有练。体验生活时在农村苦练，回来拍戏时筐里放上砖头，从一楼挑到四楼排练场，天天挑，天天练。演出时只要挑担子一出场，下面“哗”的一片掌声，场场如此。所以《山村姐妹》演出后，演员们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山村姐妹》这出戏我看过，宗温阿姨每次上台前，在侧幕都有句搭架子的词：“哎——来啦！”

之后一个俏丽的姑娘，梳着齐耳短发，头上还扎着个羊角辫，挑着那一走一颤的担子上台来。许多老观众就是为看这个出场来的，宗温阿姨的那声架子没搭完，观众里就有人小声说：“来了，来了。”人一亮相，那绝对是满堂彩，当时连我这不大的小孩也使劲地拍手，直到把手掌拍红。

宗温阿姨对人物的形体特别讲究，她说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要为反映人物内心而动。老舍的戏她演得多，曹禺的戏也演不少，比如《日出》《雷雨》《北京人》《蜕变》，还演过郭沫若的《孔雀胆》《武则天》《蔡文姬》，等等。

3

提起这些耳熟能详的剧名，我想到了《雷雨》中宗温阿姨饰演四凤的情景。当我问到排戏时的情况时，宗温阿姨讲起来如同回忆昨天的事情一样：

“《雷雨》这个戏排了八个月，排不下去，大家非常苦恼。在排《雷雨》时，好些坎儿过不去。朱琳提出来：‘我为什么不走呀，老停在那说话？’吕恩说：‘我为什么把儿子做人质，不准四凤和少爷好？’我天天去说：‘李翔，你是个捡煤核的，为什么害大少爷？’可剧本这么写的，我们就不知如何处理，无法演了。后来副导演柏森讲：‘你不能太高兴，你肚子里有孩子。’

“可我想四凤攀上了大少爷应该高兴，肚子里有孩子更应高兴。过去女孩子的观念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她觉着自己现在很好，我给他生儿养女，可以相夫教子。伺候大少爷多难啊。四凤的妈妈

在大宅门里当佣人，见过世面，很有修养。她受妈妈的影响也有一定的教养。

“所以我在处理四凤这个人物的脚步都不出声音，拿东西快，递给主人时又慢下来。拿杯子不能拿人喝着的那边，人家嫌你脏。”

她还回忆起有一次，朱琳感冒了，曹禺去看她，聊到《雷雨》，曹禺对在剧中演鲁妈的朱琳讲：“你为什么不走，你的第一个爱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句话让宗温阿姨受到很大启发，她想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不允许主人和佣人好的。

“《红楼梦》中丫头全是买的，没有自由，说不要你就不要你，说嫁你，找个什么人就嫁了。四凤是个雇工，她爸爸拿她做摇钱树，利用她和大少爷的关系多弄钱。过去的妇女三从四德，把丈夫伺候好，把儿子养好就行。演老舍和曹禺的戏，要懂得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四凤，一个丫头被大少爷看上了，大少爷也是拿四凤来解脱和繁漪的关系，我当时还觉得大少爷是好人。分析了人物，再研究人物的社会背景是什么，不懂风俗和人情世故是不行的。

“周总理每个戏都看，但特别爱看《雷雨》，像他家。他了解那个时代。”

宗温阿姨又想起一位罗马尼亚的剧院院长说过的话：“你不能把悲剧提前演了。”这句话启发了她。通过写人物小传，有了对人物的充分挖掘，再到对角色不停地揣摩，宗温阿姨把四凤塑造得十分完美。曹禺有时来看戏，他不看演员，在乐池里看观众的反应，由此看演员演得对不对。在排戏中遇到坎儿也是常事，演员必须吃透人物，自己明白了才能表现出来，一通百通，坎儿自然过了。

宗温阿姨年轻时在光未然办的自修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哲学和外语。那时宗温阿姨就看了《雷雨》的文学剧本，当时特别感动。在1954年初排《雷雨》时，阿姨快三十岁了，要演十八岁的四凤。她没有被年龄吓倒，而是从戏出发，反复研究剧本。她父亲去世早，女儿和母亲的感情她懂，在处理鲁妈和四凤的关系上得心应手。她说演悲剧不能老哭，观众都累了，就看不下去了。演悲剧要像小孩吹泡泡，吹起一个泡泡，挺高兴，有了一个希望，然后破灭了，接着又吹。希望老是存在着，然而老是受到打击。开始是很高兴的，最后才形成一种悲剧。

此时阿姨感叹道：“演了一辈子戏，后来明白了，可人也老了，不能演了。”听着阿姨的一番感慨，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接着她又说：“有个演员在拍电影《雷雨》之前，为四凤这个人物来找我，我不能教人家。我就告诉她旧社会的一些规矩，演四凤不能跷二郎腿，梳披肩发。那个时代的丫鬟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睡有睡相。给主人拿东西都是轻快的，眼里有活。四凤聪明，有她妈妈的教养，她妈妈把周朴园伺候得多好呀。大宅门里要用有修养的人，少爷画画写字都是四凤给研墨，如果不是两个少爷都喜欢四凤，太太不会辞掉她的。因为这个关系，繁漪发现大少爷和四凤有些不正常，所以要把她妈找来。”

对眼前这位视戏如命的老人来说，饰演每个角色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人生经历。几十年过去了，此时我仿佛又与她携手走进排练场，走进四凤的内心。

（《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方子春、宋苗/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4月版）